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七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



奏議

乙未秋七月特班奏事

臣乃者一再獲侍緝熙殿燕閒伏蒙玉音宣諭自後不妨時時請對臣感激知遇恨未有以報塞今積精儲思凡得十事以仰承清問畫一條具庶便乙覽惟陛下留神垂聽臣不勝卷卷謹具如後

一臣伏見比日以來天文示異何其稠也六月庚辰流星書墮其占為覆軍為陰謀越十日己丑熒惑入太微垣其占為饑為逆為變七月戊辰太白經天其占為兵為秦強為不臣此金火二星之變至

古今集卷之二十

于今未退也而火迫內垣尤為急切越六日丙午以後金星行入東井夫孽非天作變不虛生陛下亦思所以省己愆回天怒乎漢相王嘉謂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况於上天神明而可欺乎人皆以為至言臣謂如此言者在二漢以來絕少抑不知民與天一也安有為欺民之事而可以應天亦安有為欺天之事而可以動民者此猶未免於擇焉不精然其立言之大意則固已深中乎千有餘年應天動民之實病矣臣每見近年以來羣臣封章多言陛下每遇祀饗必逢開霽每有禱祈無不霽登而臣嘗

以爲此特淺之爲見者耳大水大火大兵大盜無
歲無之而不此之問乎姑以今年所聞如正月而
徐邳覆軍二月而惠寇作亂三月而黃陂逐將四
月而建卒違命五月而禁衛失伍六月而京口挺
禍七月而高郵阻兵封章奏疏非不多矣而不以
是爲異也不特此也雖乾文示異無月無之亦能
盡徹於陛下之聽乎陛下聞災異聞變故未
嘗不知畏懼也而臣猶有疑於動民以言應天以
文則民未可得而動天未可得而應也天未可應
臣何以知之以民未可動知之耳民未可動何以
知之臣半年之間涉萬里長涂所獲鄉縣民吏語

八全卷十

及親政未有能深信者至江淮以來則憂危之語
日聞以此知民未可以虛言動也民未可動則天
決不可以虛文應也惟陛下實體而篤行之
一臣比者伏聞陛下嘗於經筵對羣臣論及漢元
帝委用儒生牽制文義優游不斷陛下慨然有
感於元帝不得真儒而用之聖學高明誠足以破
千載不用儒生之陋然臣嘗讀漢史每於元成二
君而有感焉因爲陛下試陳之且人主心術之
隱嗜好之偏獨居深宮之中誰得而知之史冊
雖書人亦不盡信也而班固於此二贊獨異乎他
贊其言曰臣外祖兄弟爲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

多材藝善中書言鼓琴在琴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
刊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召用儒生委
之以政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其於
成帝贊曰臣之姑充後宮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
幄數為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外車正立不內顧不
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
子之容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
述然湛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
邑臣嘗以為此二贊蓋班固直以為漢業之衰始
此故詳著其致衰之因乃在於宮庭屋漏之聞故
以侍中婕妤帷幄近習之言證之方二君之親近
儒生容受直辭也人必謂多材多藝而又能用儒
有威有儀而又能受言有君若此太平可以立致
不知其退而居乎深宮之中則聲樂之溺心酒色
之惑志所以交攻於內者乃爾是時非無真儒如
蕭望之劉向諸賢也然外戚如許史宦官如恭顯
皆得以害之至於連坐繫獄向不見用而望之死
此無他儒生與戚官不兩立而用儒受言與聲書
酒色亦異塗此重則彼輕勢使然也雖然方二君
之耽樂也亦自謂曲房隱間誰得而知之不知左
右前後之臣亦有以此而告諸史臣者後世之史
臣知之則漢庭羣臣與當時之庶民固莫不知之

故班固於此一贊特出所聞之自以著亡漢之端
其可畏蓋若此臣又蓄此意特以元成二君漢之
庸主不足為盛時道且著之表奏人所忌諱無自
而發今幸因 陛下所以語羣臣者若此敢盡以
奏陳 陛下深念而力監焉

一曰伏見 陛下慨臨朝之既久憤積弊之未除內
出手書並命二相庶幾同心戮力新美治功小大
之臣改視易聽若有再睹外平之望此天與陛
下以轉移人心之機也今既月餘而二相謙遜未
皇事多牽制析六房而為二既多窒礙分小治於
次輔又傷事體大抵四十年間韓史用事左相如

三六九二

余端禮京鏗錢象祖或二三月或六七月淺之為
丈夫者未嘗習見紹熙以前常是並相於是更相
疑怪而分朋植黨又各扇搖是非一則為縱容
子弟賓客之說一則為薦引執政都司之謗方賄
賂公行之餘而鄭清之能以廉儉首變貪風方茲
凶得志之時而喬行簡獨以婉辭陰主善類今所
得之謗乃若反其所長為二相者安得而不辯然
而古人事業惟有聽規諫以自防聞橫逆而自反
不以尤人也臣嘗妄謂與其遠譏耻謗必詰其所
從來則莫若存此二語以為自防自反之益而况
輪日當筆聚堂僉決此二謗者將有不待辯而自

殫不然救出季處詳為假故以避聚會則參差牢
落之以其勢必至獨相是謗者之計得行而並相
之舊典終不可復 惟陛下申諭大臣而加儆焉

貼黃

臣竊聞高行簡嘗於陛下之前且言未嘗薦引
小人一時宰執皆親聞之此謗既無用辯近又聞
鄭清之以出入材館之客受賅撓法付京府鞠治
又以見前後致謗之因清之有不盡知也若二相
自今明白洞達事事若此則姦人無所用其聞而
推誠布公共濟國事天下尚有望焉不然則安能
以自解伏乞睿照

大全集

五

一臣竊見陛下自親大政杜羣枉之門開敢言之
路天下誦而歌舞之然且至郊關之內則所聞浸
異猶不以爲信也及問之在朝則曰聖度天寬未
嘗以言罪人言有不合則留之禁中而已雖給舍
臺諫之言亦有不付外者審爾則臣恐有其甚於拒
諫者矣祖宗盛時給舍臺諫未有知而不言言而
不行亦未有言之不行而不爭爭之不勝而不去
者如論陳執中論夏竦論李定論宗俞論蔡確
等事至於十五六疏十七八疏至二十餘疏不見
於施行不已也紹聖崇寧以後此風遂泯然猶聞
見於中興之始極盛於淳熙以來而又大壞於慶

元嘉嘉定之日幸賴陛下力掃積年暗嘿之蔽王
遂洪咨憂請臣又相與振起而扶持之正塗不闡
羣聽蘇醒而比日以來又不逮前臣愚妄謂羣臣
不能以先正之所以事君者事君固不爲無罪然
陛下導人使諫之意亦不能無怠於初也伏見

孝宗皇帝於羣臣言奏取其所當行者疏之小冊
以示大臣或御便坐則實于香几羣臣皆得就觀
又有記事版書其要目以備遺忘蓋未嘗有不付
出之意奏亦未聞有不爭不辯之給舍臺諫嗚呼
爲君必如此而後爲不負祖宗爲臣必如此而後
爲不負天子安有臣謏言之而不復計其施行君

姑聽之而不復慮其爭辯臣恐天下聞之有以議
在廷之臣昧於去就之義則君臣之道兩有未盡
也惟陛下特出日言而申儆之

一臣嘗謂古者觀人之法不論其功而原其心夫樂
羊食子愛君也西巴放麀違命也尚論二人則食
子者爲忍而放麀者爲仁古之觀人蓋若此臣去
歲封章嘗言陛下乃天命所歸人臣不當貪矣
功以爲已力因援叔孫昭子之於孺牛漢文帝之
於周勃宣帝之於霍光宋文帝之於徐羨之傅亮
乞陛下以公戒私未知聖慮以爲如何也今日
不敢遠引前代以遠之事試以

孝宗皇帝近事明之且史浩事

孝皇于潛邸事無細大必取諫焉恩平之去

孝皇之立浩有大功即位之始而相浩僅四閱月而去之厥十有七年又相之僅九閱月俾奉內祠夫浩雖有功於孝皇之身而不能掩其權譎之心孝皇念其功而疑其心凡再相而再去之前後當國僅及年餘此則古者觀人之法也陛下不思孝皇棄浩之意乃猶眷眷於故相之家未嘗略有施行是舉也得無戾於孝皇之意乎今圖回宗社大計將有定論願陛下先事致思以爲久安長治之圖天下幸甚

卷之三十一

一

九

一臣竊見祖宗時儲蓄將帥先自遠路監司漸擢爲京東淮南俟其績用既章則擢任陝西河東北三路及成都路自三路成都具有成績或召爲三司副使或就理資序外爲都漕以備帥臣之闕不惟諳歷險艱亦以遍絕覲覩不然奚爲若是之繚繞不忤人意也自比日以來選用制樞太輕夫人皆可爲之故有望實無聞之人僅歷郡守監司揆之資望皆不可得而妄意圖之者此尤選授之所當謹也其在先朝知益州守不過一知郡耳猶必用從臣以上有當除待制者必加直學士以異之其謹重若此况制樞之重而可以輕授乎

一京口之寇外搖江淮內迫京輔此非小故也陳韓
聞變即遣精銳三千擊之于茅山死者不下五百
人其生擒以歸于制司者尚七百九十餘人豈惟
綏靜一方亦為國家稍雪累年招安之耻此當速
賞元戎其餘將士趣令上功次第行賞而日復一
日未聞有所旌異識者惑之而况惠廣之寇亦賴
建康將士之力此在朝廷當有不踰時之賞今所
以悠悠者不過曰少俟得實審議而後予之非有
所吝也然京口密接行都事之虛實功之輕重夫
孰不知進律遷官自可立決易曰在師中吉承天
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將財在軍蓋以錫命為

奏議二

八

九

寵若悠悠不行則人情解體謂王之無意於萬邦
也況今事變方殷軍情反覆高郵之寇阻兵負城
賞罰無章何以使人或又謂建寧之賞今亦未行
此正歐陽脩所謂有事則大懼無事則不憂者惟
陛下速圖之

一臣比過江上聞去歲淮東抽取戰艦久而不返比
又聞泇淮舟師已為泇江抽回萬一有警臣恐江
自為江而不恤淮之不守淮自為淮而不恤江之
無備彼此牽制有誤疆事又聞維揚與建康異論
襄帥與淮西異論興元與蜀帥異論深慮實間左
右以相伺察遣入中都以相讒毀此何時也而內

外睽離若此此事所關不小臣每見朝論謂淮東當汲汲儲才以擬其後其餘帥閫雖當先事儲代今防秋迫近不容輕易亦宜行下戒諭各務體國毋相猜疑以誤緩急惟陛下與三三大臣早圖之一江陵爲上游重鎮自趙方以虜勢浸迫移制司于襄陽後來遂爲定治自故相於制置使銜曾入安撫二字由是遂以湖北安撫司職事併歸京湖制置司湖北安撫旣爲虛器江陵太守遂同列郡事權日削財力亦殫比年以來又自郡守外帥且兼制置其爲削也滋甚脫有緩急如開禧間虜圍襄安肆掠于隨棗郢復之境於是時也江陵有兵有力可以援之乎萬一狡虜有謀以輕兵綴襄安而重兵薄江陵則且蜀中斷而國之危甚矣始因故相有所偏係不恤大體今又而漸失初意矣舊章此亦目前所當更張也惟陛下加之意

一戶初對內殿之日嘗言三畿千里之內守備空虛因請平江增一重屯庶張聲援以陰制內外諸軍陛下旣然其言尋聞廟堂以未有錢糧未有區處臣舊聞浙西圩田一歲之入自可增招一軍然疏遠之臣竟不得而知其虛實臣竊見溧陽縣張挺沈成嘗訴陸子通奪其田產凡一萬一千八百餘畝歲之故相之家其後江策滿臣欲令錢業各歸

其間有至每畝僅當官會二百者臣愚以謂若從安邊所代此一家出錢贖業庶幾歲得田利亦可助招軍之費其同時豪奪武斷之家似此者非一竊計有詞至臺省者必非一人若令刷具並與代錢追贖以入于縣官則不惟可以濟軍實之用亦以伸吏民之鬱鬱之氣而給還元直仍不至有傷事體一舉而三利焉惟陛下亟圖之

奏乞收回保全故相史彌遠御筆

臣乃者抵冒謹何輒有奏陳援引

孝皇待史浩之法以告于陛下且念宗社大計將有定論擬乞聖慈先事致思為久安長治之圖臣因

大宋書

仁祖 高宗

惟念此等大事蓋前代之所謹聞惟陛下仰法三朝蔽自寧考斷然行之不以爲疑今陛下仰法三朝蔽自聖志則今日所行節目便關將來利害此不容不加謹審因逐事口陳伏蒙 玉音宣諭謂已有區處臣雖不敢妄有奏稟竊意聖識高明必無遺慮及退而聞諸薦薦紳間乃知先有御筆欲保全故相之家併飭臣寮毋得摭摭以全大體陛下訓詞雖不知何所爲而發然謂圖回大計與保全故相此雖一事實有相關且范質不肯輕附 太祖此在前代必取大烈而 太祖終身敬重位之極品陶毅以禪文奉 太祖此在前代必爲元勳而 太祖終身薄之不至

大用大抵真主之興天實命之非臣下所能制其予
奪是故爲人主一言一動當爲後世子孫慮不爲一
身富貴謀臣之所謂大計與故相二事正相關者臣
之長慮却顧蓋若此而今之聖訓偶與臣異意是
陛下未能盡察臣不敢盡言也夫不敢盡言臣
之分也而能盡察臣言外之意則陛下之明也竊
見先朝亦容有戒諭羣臣如明道詔書母得言明肅
皇后垂簾時事紹興詔書母得言崇寧以後濫賞凡
以父母之爲非人子所忍言故不得已而形之戒諭
然而未有用之故臣者惟高宗豈見保全檜矣檜嘗
有存趙之議有歸長樂之功然其身後雖以子孫實

客之濫恩猶削之奪之亦未嘗以禁戢言乎陛下
並命二相之初方欲轉危爲安易亂爲治此正不堪
再壞之機况景祐建炎慶元故事方茲謀始乃首以
此意見於訓告至於書故臣爵謚而不名則雖以國
初佐命元勛猶未有此也夫畫一頒中外驚愕臣又
伏讀聖訓欲令中宅之兄弟安分畏法益加戒謹而
其示併飭臣寮庶復摺摺務存大體則自今論事之
臣苟及三十年間舊事皆可謂之摺摺矣且宅之兄
第一二年來所以安分畏法亦謂人言可懼耳今先
與杜塞人言是啓其不安分不畏法之端幾若前後
詔旨自爲抵牾者昔人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人言

決不可防而祇以啟紛紛之論重費陛下區處則
反非所以保全之也臣愚妄謂御筆若未行即速已
之或已行出却乞收回刪去則後數語以爲宅之兄
弟之敬身所以保全其家而訓天下之爲人臣者臣
曩歲自訟罪戾寘於九死幸賴陛下渝赦而振起
之今又拔從孤遠位之華近實踰望表臣感激知遇
恨無報稱豈願更爲異論徒取嬰杵以再蹈不測之
禍特以事關國體慮及方來幸逢陛下聰明睿達
之主虚心忘我容受讜言用敢輒犯威嚴以冀涓埃
之補惟陛下赦其狂妄特賜留神采納不勝宗社
靈長之幸臣俯伏寓居以俟斧鉞之誅取進止

奏稿十

貼黃

臣深慮不察臣者指爲矯激故親書此奏不敢付
之筆吏雖親故聞亦未嘗傳本庶以見內告外順
之意伏乞睿照

奏乞將趙汝愚配饗 寧宗廟廷

第一劄

臣誠不佞陛下過聽佞之待罪故宗俾典邦禮重
惟國之大事無先宗廟今袷享在即有當異事奏
陳者黨猶以嬰禍觸譴爲疑嗚呼不一言臣爲曠官竊
見先帝未祔廟之時嘗早禮寺集侍從兩皇臺
諫禮官館職議功臣之配食者臣時忝備役臣未

爲故相史彌遠三民無出於趙汝愚彌遠既是臣言
而同列異心未及集議遂使廟食之侑十有餘年
陛下始親大政李心傳在外上封首陳此議王遂又
一再言之先後異時中外殊方而三人之詞如出一
喙亦足以見人心之同然此可以決矣而未之決近
者游侶上書宰相極陳汝愚決策充亂之天功又無
所施行矣夫以寧考三十年相輔之臣秉正蹈詎卓
然諸公之右惟一汝愚未能或之先若此瞭然如黑
白之辨雖三尺童子皆能言之不知彼悠悠歲月果何
所牽制也心傳之說曰昭勳閣畫象尚虛一龕若有
所待遂之說曰亟進汝愚以杜彌遠臣始謂彌遠雖

貪恣無執而未必妄意至此迨近日外間傳聞謂朝
廷誤識權璉之意往往如二臣之說者巨竊惑之臣
歷考中興以來祔配之禮皆自是旣祔即配未有虛侑
食之位以俟大臣之卒者且如光宗外祔而故臣
如周必大留正皆亡恙故不得不以葛洪配蓋先朝
故事祔配同時不容少遲歲月以需周留正相之卒
也今陛下祗適舊章早事無小大皆以祖宗爲法而
獨於事關宗廟者首違成憲祖宗神靈昭布森列不
知視此爲何如若果行之其不敬也必矣方孝皇
憑几之時嘗藥室憂采有所付是時力贊祖后決策
以授冢孫使神器幾危而復安軍民將亂而止已者

汝愚之力也至公血誠爲乾淳接續氣脉正學直道
爲紹熙扶持三綱遺風餘論爲嘉定藻飾新政汝愚
之力也而一旦欲以羣僚之私變累朝之成法貪黷
之人易萬世之公論誠恐此意一定此令一行雖蔡
京秦檜亦可配食前朝也且王安石祭確此公論之
所不予者紹聖垂宗寧之日曷嘗不與卿莫丞至於紹
興公論旣明卒從改正人心之公是公非不可以勢
劫而力操者如此而况汝愚定策宮省自有功於

先帝無負於社稷始雖困於權倖及先帝一旦悔
悟追崇贈祿錄用子孫歸然爲一代之宗臣蓋有扶
日行天之功而無盜權黷貨身之罪竊意先帝在天

三才議二十一 十四

之靈亦必深念之古者賻布之餘以班兄弟之貧釋
者曰分死者之所矜也喪之行也必朝於祖廟記若
曰順死者之孝心也蓋孝子之事親惟以追述先念
爲事故祭之日必思其嗜好思其笑語今舍先帝
之所念而徇陛下之所欲非所以事宗廟也頃者
陛下欲起素韶而羣臣爭之欲保全史宅之守之而
羣臣又爭之欲用史蒿之臺臣又爭之雖然此猶顛
木之有由藥一旦復生足可搔而絕也今乃欲取其
根而再植之臣恐此根旣植枝葉蕃滋則禍本亂萌
皆由此始且古無非鬼之祭惟功臣祠于大烝則自
商周以來有之非一代之宗臣不在茲選事大體重

是以先朝必下侍從兩省臺諫禮官館職集議俟衆
論胥允然後下有司施行深恐陛下出令之誤則
在朝廷之臣必將聯章累牘爭辯不置以費陛下
區處用敢冒犯斧鉞縷縷言之庶幾息鄉異於無聲絕
影於未動所以存全事體保護聖德必不使有纖翳
微氛得以累日月之明也惟陛下深思而速決焉
取進止

奏乞趣詔崔與之參預政機

臣伏觀陛下親攬大政特頒手書首以廉隅砥厲
臣節百司庶府聞命踴躍大邦小侯望風胥勸然而
終以深濡熏習之久回適之謀淪浹肌髓鄙夫壬人

大全集 卷之三

二五

頑頓寡恥貪吏債帥誅求亡厭此風終未殄也乃者
陛下特放御筆遠自廣南召崔與之參預政機除書
一放中外胥慶而與之方以年邁疾侵固請謝事夫
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則不得以疾爲解
陛下所以詔諭之者非不切至而與之重於一出特
爲晚節計耳與之初辭宗伯再辭天官今又力辭政
府古所謂大臣者與之庶幾有焉今若賴其沈靜廉
退之節表正羣士亦足以革競鎮浮廉頑立懦巨愚
欲望陛下親御宸翰以趣其行勉以君臣之大義
諭以家國之深憂庶其幡然而來協助親政則
陛下意鄉所形必有聞風興起者矣日無任區區

貼黃

臣妄揣聖意必謂臣言為然輒擬撰趣詔數語以備親灑伏乞睿照

奏乞審度復歛利害以寬中下戶

臣伏見比日以來韃勢浸迫邊聲方棘擣鳳搖河以窺梁益駐豫城唐以睨襄棗攻蔡入息以闖光信楊婦聚兵于山東以尾其後陳溫倡亂于淮西以撓吾圍而內之諸帥方且相為敵讎當此之時不特資誼所謂痛哭流涕蓋韓琦晝夜慟哭之日矣獨幸人心未攜猶可憑藉扶持以承天命而楮幣一事乃至重煩朝廷區處今諸儒生之學自孔子而下而行管商所

未全表二十一

一六

行

不為之策此豈其本心也哉力過其議則幣輕已甚憂在目前助成其說則上下騷然怨嗟載路然則如之何而可臣嘗觀古之人君雖不免用民之力然必有不忍人之心天下窺見其猶有此心則亦亮其為不得已之政故以閔勞為悅以見憂為喜者世亦有之今復畝而征至下之策也苟又無誠信憂恤之心以行之民其不解乎臣嘗言豆之位欲將入戶物力第為三等而分為三限以督其上者入初限次者入中限下者入末限而人不以為然是說也蓋欲藉上戶氣勢則以振作楮幣或可望其指日增價一也慮將來只是下戶納足上戶斷然不納今先及上戶

則餘人無詞二也今未見亩步苗頭之數只得聚同
科數是致中下戶亦與上戶無別今若令上等先納
次及中等俟納及大半之後萬一楮幣損復則下戶
或可略與蠲減或又全免三也此三說皆以示恤小
之意而條目之效乃未及此或者不過曰上戶先期
輸納則中下戶必市貴楮不知中下戶皆有官之家非
皆朝不謀夕獨不能豫爲之待乎臣又欲每路分命
監司帥臣二人或三人庶責任稍專才否易見今每
路止擇一人萬一行之不善則一道皆無所訴臣謂
此事之行怨謗紛紜決所不免若條畫明備奉行得
人則猶可救藥自數十年來大臣不諮訪侍從不論
思久矣今幸執事從官至堂會議此四十年所創見
然而利害之要皆在條目而有言者不能盡行則何
益矣臣嘗見杜衍出守永興時夏人初叛科調督迫
民至破產亡身衍語其民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
不勞耳乃爲之區處計較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今
使監司郡守皆如杜衍之心則民雖勞而不怨臣愚
欲乞陛下以臣所言付之宰執俾爲條目分命監
司帥臣分郡任責必當官對民戶截鑿必先督貴近
之家庶幾中下戶之產寬得一分則受一分之賜人
心不搖弊事可革天下幸甚

貼黃

臣伏見修內司所管田畝恭奉聖旨特降會子十
萬緡赴封樁庫交納以備截鑿陛下既以此率
先天下矣若貴戚權勢之家皆能上體聖意以為
中下戶之倡則此令奚患不行伏乞睿照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一

館職策

荅館職策一道

對自三代以還王政不明而天下無善治寥寥千百載間豈無明君令辟修立法度講明政刑欲以挈其國於久安長治之域者哉然撐東而西傾捉衿而肘見治之形常浮於亂之意則亦未明乎紀綱而已矣使吾 朝廷之上君制臣承淑慝有別國是歸一士心不偷則紀綱一定自可以立萬世法程而無變而況目前小小節目之未備者乎不然所以爲立國之規者方撻攘舛逆未甚有紀則四肢雖強而脉已受病庸醫之喜而倉扁之驚也我 國家之有天下也以仁厚立治體以宏大植規模真儒碩才有袂摩接相與修明紀綱以爲子孫帝王憑藉扶持之計茲愴權慝胥史輿隸不得以撓憲章后家闈尹寵昵嬖倖不得以干朝政國論出於一而士大夫以名義自檢不以枉進不以苟偷立人之朝一政事之失則大臣請對面列臺諫留班伏閣小臣封章扣匭隨即正救誠以大綱之或紊則敗法亂紀紛裂四出任使非人而軍政墮矣耗蠹無藝而財力殫矣有司失職而刑獄繁矣一絲之焚而頭緒如蠟是安可不循其本而爲之憂乎當是時選用將帥內則拔之禁近大臣試

以藩岳而後用外則取之都漕待制雜學士遲以歲月而後授武臣不過爲總管領兵馬受節制未嘗俾之得專制一道也紀綱一定故擇帥不撓於私而績用感著况祁若水能使老師宿將屏氣懾息韓范諸人能使悍羗黠賊骨寒膽破其將帥之効有如此者財用悉歸三司內外帑藏非條例之有定數者不得擅支而軍器土木河防之費皆有專案以關防出納之名數人主不得與知宰臣不敢取索計相不肯供具皆所以防微杜漸不欲以隙橫恩濫賞之門也紀綱一定故財用不病於耗而公私俱利初年不過有千六百餘萬之入而內帑金帛如山積而至於寶元

康定間民不加賦而帑藏盈溢其財用之裕有如此狂狷之寄 列聖尤重既分遣朝臣提點刑獄之間遣近臣分錄刑禁凡有奏讞則棘寺與審刑詳覆之同書以上於朝又慮有司之交委其責也則令詳斷官不得避事紊煩 朝廷乾德詔書 列聖遵守紀綱一定故司臬者各供其職而獄訟用稀盛度知審刑院而在京及諸路止有斷案三道慶曆之間 郡數秦獄空其刑獄之清有如此自熙豐大臣以私意誤 國引用資淺新進之士布滿中外要官右職皆出其門廢棄典章隳紊經制凡 祖宗所以維持斯世之紀綱蕩無復存血脉受病而外邪交攻衆證皆

由此始河朔增置諸將而勤兵費財詔向充諤之徒
出師屢敗使貂璫節制諸軍而士莫肯爲用則軍政
失律矣鑿周官以符新法分三司使權以歸 朝廷
置旁通簿以說上意則國用無節矣殺傷自首之律
議論蠶起奏讞駁勘之條刪著無常鞠獄或由內降
必傳重議則法令滋章矣方熙豐大臣銳意求治悉
從更張未嘗不曰吾將以振起偷惰作新弊政也而
廟堂紀綱之所自出乃使國是多岐愴佞競進舉措
不審條章紛錯以傷吾立國之體使無元祐則陽九
之厄蓋不待後日而見矣而何特是三者之不滿人
意哉即是而觀則知出治有本末施置有先後治本

嚴駁

既立則節目所不必慮區區然隨事以爲之圖而紀
綱之地謾不加意則亦終於無成而已矣善計天下
者常於是而致察焉厥今天下何病哉國是視於浮
言朝變夕改而無成規士大夫徇於苟偷苟意順旨
而無特操法度屢更主威不立爵賞輕濫流品混淆
慶元之初嘗爲變更之說矣未幾而易以安靜未幾
又爲皇極之說矣未幾而易以振作上既無一定之
論以把握國勢而士大夫迎合苟容不自愛重倖門
邪徑挾關毀垣其嗜利亡恥者往往剽掠傳聞追媚
時好求容左右扣閣投匭指心誓日以功名自詭而
朝廷之上所以植立紀綱以爲出治之本者慮不動

於耳目以爲上之人無意於是而時論所不尚也嗟
夫安有爲天下陷危若此而充塞周行掠祿養諛獨
無一人爲上分明之姑以將帥言之國家休兵四十
餘年矣舊臣宿師日替月零驕將駭夫以糜廩稍未
嘗有橫草尺寸之功而高官厚祿寵異逾等不復有
功名之望剝下媚上背公首私陞差棄於貨賄揀汰
撓於請囑庸者有輸假貸子錢者有輸每旬宣限幫
給銀會或以鐵錢兌給而規其倍稱之息戍兵之憤
惋不恤也市芻草以給戰騎往往抑配均備而乾沒
其四分之三將隊之怨嗟不問也甚者收房廊掌面
易置籬篔建第宅古人之所與同甘苦者今役使科

抑幾同奴隸方時晏安而專事朘削士有離心而無
鬪志萬一有犬吠之警則憂不在敵而在我矣是安
可不講求其故乎問遺公行貨賂旁午或求召對或
覬節鉞或圖移鎮傾困垂橐莫非責償於得請之後
此其窟壑之欲豈曰僅償宿負而已哉此可憂者一
也姑以財用言之中興以來以十六路百七十郡之
地不能當天下全盛之半歲入乃增至六千五百餘
萬而經制月椿等錢二千萬不預焉兩浙之歲輸緡
錢千二百萬四川之塩錢九百五十餘萬又不預焉
校之祖宗取民之數不知凡幾倍矣而平居無事
版曹無累月之儲大農無旬時之積鯁鯁然若不能

一朝居者祠牒積滯而亟出空名祇以重商賈之疑而拘以折納使胥吏得以交通為市扈農急闕而招誘綱運反以致諸郡之闕而捐期始至使官吏得以旁緣為姦方時晏安而小小舉措首尾呈露動招窺議如此萬一有赤白囊之警雖百弘桑亦不知所以為吾計矣是不可不講求其故乎苞苴成風而貪吏滿天下名器輕濫而節察防團滿京師后家之廟侈於疇曩掖庭內人動以千數今其甚者封捲內帑破壞阜陵之成規 御前軍器修內司營造之需關撥無時比部不得而駐磨廟堂不得而致詰宣和以天下之全力侈汰無節猶不過月支百二十萬而今乃與

信職

二

之等此可憂者二也姑以刑獄言之 祖宗立法罪疑惟輕今甲所載凡無證佐不經檢驗法輕情輕疑慮可憫皆得以上于朝蓋慮其冤抑而無告也因循日久而胥吏緣法舞文應大辟下吏不先考正情實或導之以前六者之條遷就周回以為奏讞之地獄司受賄而飾詞法吏交通而棄法天下之獄歲上于朝廷者充曹羽府而皆無證不驗也皆法輕情輕也皆疑慮可憫也文書盈几披覽莫徧福建湘湖川廣之間報可之命近輒逾年遠或再歲瘦死者不可勝計詳刑之職無案可覆是不可不講求其故乎守令務為姑息不肯任責而憲吏之於州胥吹毛求疵甚至

而問勘官速治推獄毫釐之差便入一案推結之文
若徑從奏裁則省部據案鋪法不復駁難舉天下無
一可死之刑兇徒之所以輕犯法而獄訟繁多寇盜
之興實基於此此可憂者三也夫將帥所以捍吾圉
也財用所以強國勢也刑獄所以戢奸暴也先王經
理天下孰有外於是而今皆未能一焉則紀綱之不
可忽者如此上拊髀思將固嘗申飭諸帥至謂專事
朘削藉為苞苴可謂深中弊源矣將帥之弊至今日
極矣非大有以更張之不可也誠能如 祖宗故事
參用儒將自宰職禁從以至藩方帥守其有年勞素
深威望素著諳歷山川道路甲兵財穀者命大臣各

策職方

以一二姓名條上蔽自 聖志俾之分領重鎮假之
以權而又其任隆之以名而厚其禮使位貌威名諸
將素所屈服遇有緩急則授以大將旗鼓俾得以盡
護諸將而武臣不過領兵馬受節制出入戰守為所
指縱且捨是不思而必待夫臨事倉卒然後輟大臣
以宣威則上下杆格舉措乖方往事可鑒也况介冑
之夫寡廉鮮恥而恣為聚斂又堪專委乎上旰食渴
治固嘗申命大臣兼總邦計且使之參攷內外財賦
所入經費所出可謂深中時弊矣然今日之幣藏不
難於理其外而難於理其內蓋外之出入有常可以
考覈而內之耗蠹無節不容預知所聞國用司已徧

行取會諸路上供賦入及所在錢物名數誠能始自
內帑取一歲非沉支費嚴加覈實一毫之出納國用
使別得以制其可否而參計官得以覆其虛實毋若
平時比部駢磨之具文則內帑金帛當無欺隱然後
以紹興制度為率約為定數月支不過八九十萬比
今所支則歲可省三之一以三十年之通當有餘財
萬萬豈可為十年之蓄以紹興兵戈擾攘之際所費
僅爾豈其承平無事而獨不可行乎上好生恤刑固
嘗申飭憲臣俾之條具詳覆失職之因可謂深中弊
源矣然今日之弊有未易言者狹其奏讞之塗則省
部固無壅積之患而非古人寧失不經之義不問其

能職

可貸可殺而皆得以上聞則 朝廷固有好生之名
而非古人刑故無小之意今不若行下勅令所將
奏裁之法詳加訂正比類問難疏於其下俾上下曉
然易避難犯仍責任憲司凡州郡所當上之獄審勘
結錄止得申憲司詳覆有當取裁則憲司獨銜具奏
夫憲司豈專以殺為事者而今也州郡欲予之死則
申欲予之生則奏甚失夫詳覆之本意也如前二說
不猶愈於刀筆之吏巧為傳會而寃死長奸者乎三
者之病患既推源夫受病之由而陳所以治療之方
矣然厥候有虛實藥石有先後敢終言之自晉之東
中原遺黎未嘗忘晉晉之諸君進築以廣地增募以

強兵儲粟以厚糧亦知所以用強其國矣然紀綱不立初無一定之規而謀國之臣議論矛盾亦無同心徇國之意古之舉大事者必上下一心臣民協志議定而後行謀審而後發而今也國無定是人懷異情一人舉事則一人躡其後以議其失度翼徙鎮而王述非之褚裒北伐而蔡謨非之殷浩出師而王羲之非之元溫議遷洛而孫綽非之夫事未及舉而內之人心乖離不一如此則其連年出師隨即敗衄間雖小有克捷實為溫裕僭竊之資然則非其外治之不講皆以在內之紀綱未嘗素立故也有國者豈可徒計在彼而不計其在我者哉今日之勢愚謂莫若急

信職

於內修而緩於外攘內修若無所事乎急也揀弊如支傾極力撐柱不急則仆外攘若不容以緩也然對敵如奕棊當量彼已不緩則失請先言其內者人主恭儉寡欲淵默臨朝固未嘗有失德而立政造事未聞與外廷之士推誠臨問熟議而後行雖曰御經筵親近儒生而罕垂諮訪自御便殿輪對百官而未嘗可否政令之闕失紀綱之廢弛宵旰之憂亦嘗及此否也廟堂政本所出也今體貌浸輕威望不著旬歲之間免兩執政如逐奴隸異時猶曲示寬假俾之自為去就今一封朝奏則倉皇就道矣殆非所以重朝廷也臺諫公論之所係也今論監司則反為所詆

甚至誣抗臺臣而快其私論一郡守則反爲所慢甚至遷延歲月而不肯去簡墨未乾而已畀祠廩矣煩言在耳而復造班行矣事勢陵夷殆非所以崇國體也進一賢焉惟恐用之或後也未及施置尋即罷去退一不肖焉惟恐去之不速也未及旋踵尋即收用則賢否混殺矣千餘緡之賊虜爵竄徒可也而百餘萬計者或黃緣以求祠則賞罰無章矣事之不得其當者如此而欲以振天下趨事赴功之心不幾於却行而求前乎愚故謂急於內修請復言其在外者自一二年來道路籍籍皆謂朝廷將議北伐移戍兵修戰艦蓄邊儲備犒賞繕城郭文移往來項背相望

曾未有變而兩淮之間人情洶洶若王師之將至不知朝廷果有是耶抑不過堅邊設備而已有之則不當使敵知知則彼有備而我無功無之則不當使敵疑疑則敵生變而我無應二者皆非我之利也今進言者皆曰虜人困於鞭撻而有危亡之形遺我木忘本朝而起謳吟之思彼其民困於屯戍而笈剝未已財匱於給餉而賦歛橫興若我以義兵臨之不遺一矢而境土可以坐復此近日規恢之說所以上下開然也然嘗靜而繹之今虜人積衰之勢雖猶強弩之末然其奄有秦晉齊魯燕趙之地并吞大遼幽薊瀛冀之區地廣眾強未易卒圖而求其在我則廩

凜然未有可以勝人之實爲今日之計莫若振紀綱
定國是一人心作士氣使吾內治修明國勢增壯使
精神之運固足以龍蟠敵人之心然後徐舉而圖之此
萬全之利不可以腐儒常談忽之也不是之思而欲
舉二百年 祖宗之天下以輕試於一擲之弊則舉
足之間廟社之安危存亡係焉愚故謂緩於外攘區
區諛儒不識忌諱妄有窺度如此若曰 國家大事
我不當言言之有罪則狂僭之誅所不敢辭

重校鶴山大全文集卷之二十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三十一

進故事

論儲蓄人才

十月十三日

慶曆四年四月右正言同修起居注余靖上疏曰
臣切聞京西轉運使杜杞准中書劄子奉朝旨抽
赴關欲令計置收捉宜州蠻賊者臣以爲朝廷
蓄養賢後當如民家收積財貨平時先有營度至
急乃得其用伏自去年已來陝西舉知州始用杜
杞三司擇判官則又用杜杞京西多盜賊則又用
杞今茲蠻人作叛則又用杞皆席未遑暖而即移
之是使杜杞有奔命之勞 朝廷有乏賢之歎如

斯事體良亦可惜臣親見杜杞言京西之政始有
端緒而未盡施設今遽捨去不成績效此屢易官
之患也伏惟廟堂之上當思天下有多以賢才可
與共了天下事者廣爲詢訪預作處置某人可了
某職某人可當某路一旦緩急用之如指諸掌此
乃廟堂之策當有素定者也今二年之內講求賢
俊只知有一杜杞何觀聽之不廣示天下以狹也
設使別路更有賊盜則將又移杜杞無乃取笑四
方乎每見大臣謀事當平居無事時優游暇逸如
不足憂者及一隅有驚則倉皇移易如素不經心
者伏望 陛下敕諭兩府大臣廣思博採天下賢

才以應萬務無使臨事倉卒有乏才之歎則社稷之福古人有言曰霸王之主終不採將於往賢求相於後哲自是識拔不明求之不至不可厚誣四海謂之乏賢惟 陛下圖之

臣竊見余靖上疏乃慶曆四年四月也方是時晏殊為相范仲淹杜衍富弼諸賢皆在二府而韓琦分陝專任西事 本朝人物於斯為盛而靖也以一事之不素講猶孜孜以儲才為言臣聞天為斯世生才自足給一世之用用之有不給則以求之有未至於是常知之才之可歎而不知遺才之實多夫使其兼收並蓄如醫賈諸藥工之擇木粗細畢程大小各當則

故事世

二

左抽右取惟意所欲何憂乎人才之不足何患乎事機之運至爰自後世長養成就之功少而摧折委棄之意多脫有緩急則弄印四顧莫知所昇夫未能射御而責以獲禽然且不可茲其為射御不已多乎

太祖皇帝未取太原君臣之間擬曹翰以守之亦可謂早矣而臣嘗猶曰翰死孰可代且太原未取而先擇守未置守而先擬代載在史冊人不以為大早而以為當然不知今日二邊重地 陛下與二三大臣亦嘗慮及此乎不惟三邊為然也之百司庶府外之牧守監司皆當以是致思也燕閒之覽嘗謂其可采惟 陛下速圖之

論夷狄叛服無常力圖自治之實

唐陸贄奏議第十六卷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
回歸狀右欽淑奉宣聖旨適得渾瑊奏比日尚結
贊頻使人計會擬自領兵馬尅期同收京城緣春
來蕃軍多有疾疫近得探報尚結贊等並抽兵退
歸不知遠近朕意緣吐蕃士馬強盛又以和好之
義自請將兵助國討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軍
退歸甚失准擬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並不至絕
多若無蕃軍應接深慮被賊衝突卿試料量事勢
如何者臣質性舛昧不習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
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欣加負良深竊謂蕃戎退歸

古事

三

行

乃是杜稷遐福昨日已附欽淑口奏訖伏恐未盡
愚歎尚勞聖憂謹復披陳庶解疑結彼吐蕃者犬
豕同類狐鼠爲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威之不格
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爲邊患陰詐難
御特甚諸夷陛下但舉建中以來近事準之則戎
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
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寢
多翻覆靡定託因細事噴有煩言首尾凡歷四年
要約竟未堅決立碑緣畢復請改移猜矯多端於
斯可驗逮至盜據都邑駕幸郊畿結贊摠戎在邊
因請將兵赴難陛下推誠允納厚賂招來逗留持

疑竟不肯進無濟討除之用但攜將帥之心懷光
遽至猖狂頗亦由茲促禍及皇輿再駕移蹕漢中
陛下猶望番兵以寧內難親倚之情彌厚屈就之
事亦多豺狼野心曾不知感翻受朱泚信使意在
觀變推移頻與諸軍尅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羣
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蹕欲待
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既茲且驕曷望成績非
唯變能難測且又妨擾實深戎若未歸寇終不滅
但願陛下謹於撫接以奮起忠勇之心勤於砥礪
以昭蘇遠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者
眷於大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

臣聞善爲天下者不計夷狄之盛衰而計在我之虛
實中國夷狄一氣耳其盛衰誠無與於我者先王以
其叛服去來荒忽無常故雖懷之以德接之以禮未
嘗並示猜間然亦豈引而致之倚與爲援而略無防
慮也德宗每事猜忌雖內馬陸贄外馬李晟猶疑之
不釋而獨於尚結贊乃用其信何哉方其自請入援
其情不難知也德宗慮渾瑊李晟兵少幸其可以爲
助聽之不疑至於結贊抽兵自退人情驟失倚仗各
懷畏懼則德宗又以為憂以一結贊之來爲喜一結
贊之去爲憂安有堂堂中國而直爲此廩廩也陸贄
獨曰此社稷遐福也拜疏入賀臣以為藉令倚仗結

替幸而成功猶懼無以賞之而况狼心貪狠狙詐橫
生求欲無厭去來自若可以遽為之憂喜乎詩曰夙
興夜寐洒掃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
戒戎作用湯蠻方古之所謂待夷狄者亦惟盡吾所
以自治之道而已顧舍其在我以資乎人祇見其害
未睹其利也結贊既退旋復舊京初無賴乎蕃戎贊
之言既信矣而德宗尚眷眷於大羊之羣以貽後日
劫盟之悔為千古笑至是而贊益有知言之名然已
無及於損威厚國矣比年以來夏人既約而復渝韃
使已來而自卻此正所謂荒忽無常者故臣敢以贊
之所言者為今日獻願 陛下與大臣力圖所以自
治之實而常為不可勝之勢則叛服去來吾皆有以
有以待之也

論感民莫先 詔令當如唐德宗痛自咎責

唐陸贄入翰林嘗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嘗為
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
罪己以興邦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
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亡所忌庶叛者革
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
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為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
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
賊不足平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瓜牙宣力蓋贊

有助焉

奉天改元詔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
吝改過朕嗣守丕緒君臨萬方失守宗祧越在草
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
將來明證厥初以示天下惟我烈祖邁德庇人致
裕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
伊爾兇尹庶官洎億兆之衆代受亭育以迄于今
功存于人澤垂于後肆予小子獲纘鴻業懼德不
嗣罔敢怠荒然以長于深宮之中暗于經國之務
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
之勞苦澤靡不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
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召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
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
刃或連年不解甲胄祀奠之主室家靡依生死流
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
疲眊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
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
循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豐肆逆滔天曾莫愧
畏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于祖宗下
負於黎庶痛心覩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深
谷賴天地降祐神人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屏
逐大盜載張皇維將弘永圖必布新令

臣聞感民之事非一而詔令莫先焉臣嘗觀三代而下惟漢文最爲篤實而近古其日蝕之詔曰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悉思朕之過失以告其祠官之詔曰以不敏不明而又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和親之詔又曰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外勤勞不處皆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嗚呼何其責已之重以周乎蓋人君以孤立之身臨億兆民之上而欲率天下惟一己之從此非可以空言聳動也漢以後惟唐德宗能識此義聽用陸贄之言以實德誠意用之於詔誥命令之間如云長於深宮之中暗于經世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又云天譴於上而

女事 廿一

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循至亂階變興都邑此等語言雖以德宗強明自任恥屈正論而猶能痛自咎責以格頑悍此外制書詔書凡二十有八其小事四篇之外凡二十四篇亦無一而非罪已之語蓋不獨奉天制書爲然也今自權臣專國以來內患外禍無歲無之而每詔令下未嘗有一言稍自咎責詞臣習成諛佞不知其非雖有水旱盜賊例曰年穀屢登四方無虞扶杖聽詔之民無不愁怨以爲朝廷之不恤人窮也今幸陛下親攬萬機而是弊也相承而莫之改臣自入都以來親睹士大夫之論似謂禁旅之變自誅戮以後皆已退聽可保無他京

口之變自遁入茅山之後漸已窮蹙可保平安雖以廟社威靈凡可怖可愕之事往往幸而銷弭然喜諛佞而惡訐真樂蒙蔽而咎張皇上下相徇習以為常臣恐一旦事有大於此則無以為陛下告此不可不過為之慮也

論襄黃二帥

閏月一日

寇恂復拜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繫獄戮之於市復以為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今見恂必手刃之恂聞其謀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人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以狀聞帝乃召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安得私鬪今日朕當分之於是極歡結交而去

臣謂先儒謂賈復不戢部將寇恂戮之使復明達必且謝過乃更蓄憤欲手刃之殊無責已之意帝當先以曲直曉之使復慚謝然後慰勉聽其自釋則善矣臣嘗謂天下之事至理而止理之所至雖強暴凶狡有不容不弭耳而怙服苟惟無所可否務為包含是姑息苟且之政也何以慰服人心邪慶曆四年韓琦為陝西四路招討鄴戰為四路都部領尹洙知渭州狄青為涇原副都統先是韓琦乞罷修水洛城鄭

戩固請終役琦還自陝西罷役而戩命劉滬董士廉
督役如故尹洙檄滬士廉罷役不從遣人代滬又不
受洙怒命狄青領兵行邊追滬士廉械送德順獄成
詔釋滬士廉令卒城之而洙與青不服也善乎歐陽
脩之論曰宜命中使密諭狄青曰滬城水洛非擅役
衆不可加罪若臨陣而違節制自當臨以軍法然後
又諭滬曰汝違大將自合有罪今以城水洛有功故
赦爾爾宜卒事以自贖城成則又戒青不可失城以
遂已臣謂如脩之論處置得宜君臣之情分盡矣紹
興六年張浚以宰相都督江上命韓世忠屯承楚命
張俊屯建康先是浚在淮上謀渡淮北向惟倚世忠
為用世忠辭以兵少欲摘張俊之將趙密為助浚以
行府檄俊不受令浚奏乞降 聖旨而俊亦稟於朝
甲可乙否 朝廷難之善乎趙鼎之論曰浚以宰相
督諸軍若號令不行何以舉事然俊亦不可拒乃責
俊當踐行府命不應尚稟於朝復下浚一面專行不
必申明慮失事幾臣謂如鼎之論周旋曲當則上下
之體統正矣襄黃二帥比肩事主各效已見以圖補
報比乃聞二帥不和幾有私鬪之慮審其如此則所
關甚大此在 朝廷所當諭以賈寇之事俾各釋前
疑共濟多難否則脉絡不通緩急不相倚助如國事
何惟 陛下留意

論乞 詔諸帥任責處降附安反側八月二十日

臣謂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凡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之國皆位於東南西北門之外無它內夏外夷之道然也自東漢以後控御失道貪得務廣至引而實之於堂奧之內蓋自馬援實開其端於建武曹操復蹈其轍於建安遂使昌熾盛大於永熙元康之間而橫濱四出於永嘉建興之際援之初徒降羌於近地而勸以耕牧也其意不過使之不相猜貳而有以得其心也操之分匈奴五部於并州諸郡也其意亦不過使之有所統屬而為吾之用也彼一時淺功近利之見豈知其後日之禍一至此邪晉太康元年侍御

史郭欽上疏於武帝請乘平吳之歲徙內郡雜胡於邊地而武帝不能用斯言也距江統之建議已在先二十年夫以武帝平吳之威乃不能洗空五胡於未亂之日而江統願欲以責晉惠帝於二十年之後亦晚且難矣而江統猶曰早絕其原尚得謂之早乎臣側聞曰者 喪師之後招納北人以補軍額

且收召桀黠以備奔走華戎雜居識者寒心又聞光黃之間或以搜求主楫為詞或以收買軍需為詞出入無譏甚矣乎國之無人也武夫重閉未必足以杜其隙矧乃聽其自為出入邪藉曰和好已成南北一家無用過疑然自昔未有恃和好而弛邊防也陛下

下剛明奮發力行江統之言臣已疑緩不及事而又日愒月邁委之悠悠臣知無容足之地矣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蘇軾曰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今患在几席矣惟陛下速留宸慮詔京襄兩淮諸帥詰以區畫之方何所可以處降附何策可以安反側各任其責條上有不如言致生他變則請身任其咎斷在必行臣嘗記先朝范仲淹為陝西河東路宣撫上疏乞顧問大臣如契丹可以保信必不入寇亦不與元昊連衡乞令大臣同書一奏納于御前他日或誤大事責有所歸臣之責諸帥猶仲淹之責大臣也惟陛下斷而行之

論黃陂叛卒故事二八月二十五日

唐憲宗時裴度上疏云云淮西濫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

臣謂憲宗承唐綱積弛之餘藩臣阻兵帥不庭授蓋自夏蜀山東澤潞易定魏博貝衛澶相朝廷之令所不能加視今日之事難易絕不作而淮西之役處置得宜遂能使頑悍革心搜強效順信知折衝禦侮不盡在於國勢之強弱兵威之衆寡顧吾所以處之耳邇來邊帥不和朝廷但知委曲覆護聽其相傾相軋以養成亂本而不知所以處之始焉淮西制閫

治黃州匪但控扼要害實以兼總黃陂克敵一軍也
既命楊恢分闡恢而可任邪則軍未潰以前其戮叛
將范青不必付之湖廣總領何元壽軍既叛以後其
招來陳溫等又不必付之荆鄂都統王旻今舍制闡
不付而付之宅司臣所未諭也觀揚恢之詞謂旻有
誘叛之迹繼而旻之告諭陳溫許其來德安境內劄
寨是旻果使之矣孟珙招納備據叛酋陳溫之詞謂
若斬楊恢用孟馬帥為制置則我輩就招此何語也
而珙公然見之公狀不以為嫌殆有嘗試 朝廷之
意是珙亦可疑者矣恢之不能緩御以至於此坐以
虎兕出柙之罪恢尚何詞然使旻以誘叛而獲厚賞
珙以述叛首之悖語而獲遷除則是唐末藩鎮諸軍
自擇主帥之風成矣今 朝廷不問可否而一切聽
之尚謂之處置得宜乎苟幸無事養癰護疾不如誘
叛而受賞襲跡而動則長此安窮惟 陛下與二三
大巨力圖之

